

當代人物趣事軼聞(一)

張守初

吳佩孚幽副官一默

曹錕與吳佩孚結成直系軍閥，實際上吳佩孚的聲望與權勢遠在曹錕之上，曹錕不過是直系的偶像而已。吳佩孚繼曹錕任直魯豫三省巡閱使，虎踞洛陽，八方風雨會中州，聲勢如日中天。當他五十歲壽辰時，邀請康有為書寫壽聯：「牧野鷹揚，百歲功名纔半紀；洛陽虎踞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」此聯頌揚得體，虎心大悅，據說酬謝潤筆金四萬銀元。

吳佩孚乃前清秀才出身，舊學識及中國傳統道德思想深厚，而昧於世界潮流趨向，所以是個英雄主義，想以武力統一中國，而與列強爭勝。他的武力雖然頗為強大，因為缺乏政治經濟思想終於失敗。就其個人人格論，仍有值得稱讚之處，例如：不受日本利用，失敗不出國，不住租界；富貴不淫，窮途不移，可稱大丈夫了。他治軍甚嚴，尤其注重私生活，他所兼任師長的陸軍第三師，可稱模範軍，而其他歸屬的部隊雜亂，良莠不齊，擾民之事在所難免。

吳佩孚的隨從副官李某，讀書不多，略識之

無，但是追隨他十多年，出生入死，隨身護衛，從衛士積升到中校副官，雖無大功，亦有苦勞。

李副官意馬心動，想外放縣長；在直魯豫三省範圍，只要巡閱使一句話，該省長無可考慮的就發布縣長任命。因為吳對部下約束甚嚴，李副官不敢當面請求，就託秘書長代為懇請，秘書長說：「你是大帥的心腹，區區一縣長不難恩准；但是我不便代為請求。你叫書記官代你寫一報告，我替你轉上就是了。」秘書長以不負責任的態度，把李副官的報告夾在公文簿內呈遞巡閱使。吳大帥認為李副官雖然對他忠心耿耿，但不是縣長材料，令他治理一縣，人民不免受害，就批示「黎民何辜」四字。李副官詢問秘書長批示如何？秘書長把批過的報告交給他看，他問：「這批示是什麼意思？到底是准或不准？」秘書長笑着回答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你去問問別人好了。」李副官所詢問的結果，是大失所望。

風流儒將禮遇文人

衛立煌安徽省合肥縣人，行伍出身，北伐時投入國民革命軍陣營，積功升至師長、軍長、總

司令、戰區司令長官等要職，確是一員虎將。民國二十一年間率部攻克安徽省與鄂、豫兩省交界處之金家寨（紅四方面軍根據地），政府設置立煌縣，以表其功。抗戰初期衛立煌任集團軍總司令，轉戰晉南山區；中條山大捷，晉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。前長官程潛兼河南省政府主席，調任委員長天水行營主任，而仍遙領河南省主席，實在令衛立煌非常尷尬。戰區司令長官受行營主任指揮，而程潛兼省主席又受衛長官指導，這種微妙的關係真令人難解難分。

民國二十八年秋，中央明令免除程潛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，由衛立煌司令長官兼任，他才一吐不平之氣。在他就任省主席典禮上，某主委致辭說：「衛主席行伍出身，本來是一老粗，可是他馳騁疆場，屢建奇功，仍然勤學不倦，學識豐富，不亞於我們讀書人。」

這樣抑揚頌讀本無輕視之意，明達人或者認為樸實真切；而衛立煌覺得是存心揭其短，怒形於色，後來與某主委多方為難。

衛立煌亦有所長，他任用郭寄嶠為參謀長，言聽計從，長官部例行事務委郭寄嶠全權處理，

他從不多問。部屬或有關人等晉謁，他溫顏接見，三言兩語就說：「好！好！你去和參謀長詳談。」他對待文人和顏悅色，禮遇有加。有高秘（將級秘書）數人爲他草擬書信、電文、演講辭。他開口常說「工業革命、文藝復興、莎士比亞、托爾斯太」等等新名詞，以表示學識淵博。人家稱他「風流儒將」，他就心花怒放，大爲友善，所求必達。中條山數次大捷，政工隊員丁致中作了一首歌：「中條山高又高，衛長官指揮好，敵人當做盲腸，我們拿它做城堡……」譜曲教唱，洛陽城郊到處都聽到此歌聲，衛長官馬上就提升丁致中爲秘書。三十年夏中條山我軍潰敗，又被人改唱「衛長官指揮糟」了。

當時軍人大多數都是剃光頭或留小平頭，衛立煌梳分髮頭，服裝整潔，談吐文雅，禮貌週到，裝成「風流儒將」模樣。他作戰沉着勇敢，指揮若定，頗有大將之風。三十七年春，臨危受命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；郭寄嶠捨甘肅省主席寶座，遠赴東北，陪看老長官跳火坑，以報知遇之恩，實屬難得。東北敵我易勢，終於潰敗，非衛立煌一人之罪。惟其居港無聊，受張治中之蠱惑，返回大陸，晚節不保，令人惋惜。

劉縉天受無妄之災

中外雜誌二一〇期李昌來先生大作「四度訪美記趣」中，提到押解劉縉天中將返國受審之事，只因爲與坤伶言慧珠發生關係，言伶憤而自殺，當局命令押解返國受審，至於事實經過，未及詳述。筆者和劉縉天爲黃埔四期校友，對此案

經過知之甚詳，特爲補述，以供讀者參閱。

劉縉天於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前夕，任第十一戰區中將政治部主任，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，第十一戰區長官部推進到河南省新鄉縣。因爲共軍佔領河北省保定到磁縣平漢鐵路沿線地區，國軍推進困難，長官部暫行留駐新鄉；孫連仲長官派其副參謀長呂文箴少將爲前進指揮所主任，率領一部分人員飛往北平接收，劉縉天亦隨同前往。

少將副參謀長呂文箴代表孫長官執行職權，劉縉天自應受其節制，惟政治部有其獨立性，負責接收敵僞文化機構及輔導收復地區之文藝活動。劉縉天風流瀟灑，談吐文雅，年未四十已官至中將，在新收復的北平市，鋒頭之健，遠在呂文箴之上；呂主任心中雖然不是滋味，亦不能不表面敷衍，二人時常同出同遊。言慧珠爲當時紅伶，爲拉公共關係，常接近呂、劉兩大人。言慧珠偏愛劉縉天，呂文箴心懷醋意，表面上故示謙讓。某一天三人同遊，呂主任自稱電燈泡：「來！我幫你們二人拍照，靠近一點，笑，笑！」卡噠一聲，拍取二人親密鏡頭，因此種下禍根，劉縉天還不在意。

民國三十五年秋，劉縉天考取留美深造，已經到了美國入學受訓。先總統蔣公介石命參謀總長陳誠拿來留美求學人員名冊查閱，在劉縉天名字下面批注「此人品性不端不宜留學」數字，陳總長即電我國駐美軍事代表團，押解劉縉天返國受審。劉縉天的夫人託人向國防部軍法局查詢，局長說：「我奉總長命令交辦，除了『品性不端』四字外，沒有任何資料，我不能審，又不敢放，

你去向總長查問好了。」

劉夫人再託人請示陳總長，他回答：「我是奉主席（蔣公當時爲國民政府主席）命令辦理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罪，你去問主席好了。」誰也不敢去問蔣主席。一拖數月，最後請託監察院長于右任。于右老熱忱慷慨，以他的身分去向蔣公說情，自屬易事。晉謁後先談其他公務，隨後輕描淡寫的問：「劉縉天爲什麼關起來了？」

蔣公表情詭異：「關起來了嗎？爲什麼？」又想了—想說：「小事情，年輕人，荒唐！」立即電話陳總長放人。然後遍尋抽屜，交給右老一封信，右老抽出信紙，並附一張言、劉二人合照，信中大意說：「政治部主任劉縉天仗勢欺人，強迫我同居，限制我的行動，逼得我自殺，幸而遇救，請主席制止他此種行爲……」

當初蔣公看見言、劉二人相片中的親密表情，也想到不是什麼強暴行爲，但是和女伶發生糾葛，不是軍人應有的行爲，認爲劉縉天品性不端不宜留學，但不知其已赴美國。陳總長小題大做，害得劉縉天受牢獄之災。

劉縉天出獄時筆者適在南京，就前往其寓所慰問，他說：「冤哉枉也！我連碰也沒有碰過言慧珠，糊裏糊塗坐了幾個月牢，真是無妄之災。」他夫人說：「這是你風流的代價，受過這次教訓，以後就老實點吧！」

事後言慧珠到南京謁見蔣夫人，請求查對筆跡，證明此信不是她寫的。並且說：「照相底片保存在我手裏，洗出來的相片分別送給呂文箴和劉縉天各一張，別人沒有，此信必定是呂文箴搞

的鬼。再說我的自殺是爲了別的事情，當時劉主任已經離開北平，與他無關。劉主任是冤枉的，請夫人主持公道。」

蔣夫人說：「此案真象已經大白，劉縉天是主席的學生，不會虧待他，我會請主席多加愛護。爲息事寧人，對於呂文斌不要再追究了。」

張敬堯把兄的鬧劇

前湖南省督軍張敬堯作惡多端，人所共知。

筆者寫作人物形象，抱定善者不掩其過，惡者不掩其功，就事論事，不管他的另一方面。「無善無惡，心之體；有善有惡，意之動。」這是王陽明的見解。善惡並不是絕對的，張敬堯亦有其人情味的一件趣事。他榮登湖南督軍寶座，作威作福，令人側目。往日和他同一單位的老兵，比他年長幾歲，當時對他頗多照顧，二人親如兄弟。分別二十多年後，老兵得知把弟榮任督軍，千里迢迢往長沙看望把弟，督軍公署門前衛兵看見這個土老頭胡言亂語，不予傳達。他回到旅店非常懊惱，心生一計，第二天去到督署，看見衛兵已經換班，不是昨天的人。衛兵問他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怎麼跑來要見督軍？」

他說：「老子不能來見兒子嗎？我是張敬堯的爹，你叫他出來接我進去。」衛兵瞪着眼睛看他的蒼老像，半信半疑，想到沒有人膽敢冒充督軍父親的道理，就說：「老先生，我不敢做主，請你稍候，我替你傳達。」於是跑進傳達室去見值日副官；副官不敢怠慢，出來請老先生進傳達室裏坐，然後跑去報告督軍：「老太爺來了，現在

傳達室裏坐着，請督軍去迎接。」

張敬堯先是一楞，心想老太爺要來，應該先有家信；再問副官：「來人什麼長像？操何口音？」副官一一回答。他想了又想，站起來說：「跟我去迎接，打開中門！」往日官衙習俗內院六扇門，平日出入走兩旁側門，迎接長官，貴賓才打開中門。督軍公署人員都交頭接耳，觀看督軍出迎老太爺。老太爺土裏土氣，雖然憔悴蒼老，看起來不會比督軍大上二十歲。張敬堯迎接老太爺的見面禮就甩了一巴掌：「王八蛋！你爲什麼冒充我父親？」弄得全場嘩然。

老兵很不在乎的回答：「你當上督軍架子大了，我不冒充你爹，還見不到你呢！」二人哈哈大笑，攜手挽進督軍辦公室，酒宴招待，盤桓數日，張敬堯給一個閒差事安置老兵哥。這雖然是一件小小的趣事，亦可見草莽人物也有其人情味的一面。盜亦有道，惡人亦有孝順父母、友愛兄弟的善行；行伍軍人，綠林豪俠等人的講交情重信義，遠非惟利是圖的市儈之徒所能及。

任鴻勳相命得佳偶

武昌黃鶴樓建立在蛇山頭，下臨長江，風景壯觀秀麗，爲遊人常到之處。平臺上有黃鶴樓、抱冰堂與幾座亭臺；看相攤、測字攤、雜耍場、茶座也各佔一席之地。任鴻勳軍需學校畢業，當時任職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二等軍需正（中校），某一星期日便服往遊黃鶴樓，一個看相攤生意冷清，相士閒坐無聊，看見任鴻勳從攤前經過就喊叫：「先生！我給你看看相。」任鴻勳回

答：「我從來不看相，你還是另找別人吧。」先生，你是富貴相，我不收相金，義務替你看相，務必請先生捧場。」相士強拉任鴻勳坐在對面，他也不便再堅拒。相士說：「先生是中級軍官吧？而且是管財政的，少年得志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將來不是財政部長也是省主席。」

旁邊茶座上的一位五十多歲的長者側耳細聽，又看到任鴻勳面貌清秀，年齡不過二十五、六歲，前途必定是富貴大官，就起身讓座：「先生，請這邊坐。」二人無事閒聊，長者問他籍貫、年齡及現居何職？他一一回答。又問他：「寶眷怎麼沒有一同來遊？」他回答還沒有結婚。

長者說：「青年人單身在外，起居飲食無人照料，諸多不便。我家任中山路××號，開糧行做生意，先生公餘之暇，歡迎來我家消遣。」二人相談甚歡，分別時約定下週日上午前往拜訪。

長者姓王，獨資經營糧食生意，頗爲殷實，沒有受過新式教育，只讀了數年私塾，是一舊式商人。家有一女，高中畢業，在家幫助父親管帳，年過二十還沒有結婚，老父急於選擇佳婿，就看上了大有前途的青年軍官。任鴻勳單身在外，正愁沒有去處，就常到王家走動吃喝，自然常和王女作伴，日久生情，數月後由岳父主持婚禮，不費一文，人財兩得。結婚後二人同住岳家，夫妻仍然幫助老父經營糧食生意。直到民國三十八年，任鴻勳只升到上校，大陸淪陷，他沒有來臺灣，料想他的前途不會飛黃騰達了。相士之言未必可靠，任鴻勳藉相士之言，意外的幸得佳偶，亦爲趣事。（未完待續）